



特別  
16  
2855  
4



門 16  
號 2855  
卷 4

柳澤真次郎藏書

昭和二十六年  
五月十八日  
購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樂語

上梁文

新啓附

宴張都承樂語

袁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韋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屈  
軒車之貴重待杖履之從容共惟某官龍章鳳姿金聲  
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下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侍虛皇  
之香案舉世莫磷緇於大節後生皆師仰其餘風幻安  
似非晉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六獨知其素守  
追鋒趣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未起東山之卧  
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素都人望一馬二童之

同

柳澤真次郎藏書

至上方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修吏部頃幸識荆謁  
來剖竹過揚雄之宅將質羣疑避齊相之堂冀聞正語  
爰舉宴嘉賓之典况當修禊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攀  
柳以留行色掣鈴郡閣獲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  
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颺口號上粲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朱轡邂逅此逢迎  
蒼桑深得詩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  
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載洛陽城  
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帥樂語

撤山前之薇戍方卷捷旗訪江上之棠陰忽聞歸騎

為薄具以屈高軒共惟某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剛毅  
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嫡子真  
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貪風妙筭  
掃重湖之妖祲集衿佩於凋零之後多所講明營金湯  
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帛廼興動於林泉  
曾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更生宗室遺老上必見思會  
有鋒車徑歸禁橐我知郡編修吏部交游最蚤聚散靡  
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  
疑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  
鼓尚約秋風輒以心聲寓于口號

長劍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深衣  
方跼水中墮鴻已冥冥天外飛  
離索略憑卮酒訴淹留却羨  
角巾歸祝公小住爲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略樂語

廣東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嶺南屬外臺之初建敬  
陳燕衍屈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大以方知仁而勇殿中  
燈籠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傳誦繇  
國朝而屈指惟唐民之有人頃膺六察之除奚翅百函  
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仗之言都人祖送畫  
工爲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輓俄移南國之

屬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珠犀之謗儉其  
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炎熱之區悉變清涼  
之境賜履至于海旣憂顧之少寬介圭覲于王喜過歸  
之不遠我某官昔以末契今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  
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  
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  
歸細聽金縷之歌莫惜玉山之倒萊相巨杯之飲縱不  
能陪范公一筆之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覩  
賓主之交懽輒陳蕪音聊啓玉齒

元戎建纛粵王臺廉使新持漢節來一紀別俱無恙

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驅瘴  
霧開祗恐仁皇思質肅日邊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樂語

中軍謀元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遣使臣屬輶車之再  
駕將交驩於大闡爰盛啓於初筵恭惟某官清節致身  
丹心事主爲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子小人  
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主深知其忠及拜  
瑣扉垂登廊廟乃露章而勇去雖天語而莫留矧矢彤  
弓寄尊征於方伯腰刀拍首紛來謁之小侯教條清明  
鼓角謹亮龍戶馬人之相慶鑿煙瘴雨之一空鷄鶴去

而蜂翅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而獸舞行入廣喜起  
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諧彈冠魏闕舊陪簪盍  
之餘攬轡周原新托履封之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適茲  
嶺海之重逢召鼓史以櫜岑牟命佳人而曼鳴瑟反站  
爲兩君之好聊永今宵衮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  
等俯陳蕪語上啓玉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解后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侍  
從頓令遠使有光華它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來本  
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賸燒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樂語

瀛洲學士爲江鄉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  
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迺殺雞爲黍以留之恭惟其官  
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著不數黃  
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  
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  
禾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折檻諸公慙請劍之言陽子哭  
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  
挽不回有謫僊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  
冷炙悲辛之態仰卿妻安牛衣之儉超宗子真鳳毛之  
竒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

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  
買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  
而爲別駕長官分席嘆無蟹而有監州想像醉翁濔  
庵之勁節高風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景覺此行之  
不惡然小住而亦佳方今圖回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  
延故老將行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  
豈容州佐屢屈天僊况頭廳迺吾鄉兩相之迭爲而鼻  
祖云異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  
而築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暮月猶遲我崇禧吏部  
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  
已詎忍卜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轍車  
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陳下俚  
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暮看人着盡幾枰棋碧雞金馬非吾  
事白鷺青原欠子詩魯國兩生肯行否海濱二老莫  
來遲暮雲春樹嗟脩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上梁文

慈濟殿上梁文

兒郎偉叢祠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豈飛不崇朝而  
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惠德  
道婉松喬術侔盧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齊失傳然千  
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暨福泉處處幡華  
家家香火眷言莆壤寮介寶鄰夏有拜春有禱皆精祈  
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爰相近郊載規  
新廟爲山一簣之纒覆作舍三年而未成非遇偉人孰  
圓佳話我知郡某官視民苦樂如己戚休謂隆古泰和  
之時疔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地疵癘必無捐搏節之  
餘財建顯嚴之闕宇烏紗羽氅炯落月之照梁孔莖翠  
衿棄回風而弭節非侈一時之輪奐永爲千里之瞻依

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  
安敢忘牧守之賢遂為短歌助舉脩棟

兒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從  
頭細紀活人功

兒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丹  
瓢藥笈不須携

兒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壺  
公却恐是同參

兒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傍古樹即甘棠留  
教父老它年憶

兒郎偉拋梁上紛紛薌幣杳靈飢炯然一片活人心此  
是神君無盡處

兒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藉向來不作葷酒兒至  
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天閼神有馮依漆葉青麩普授衛  
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縣西齋上梁文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今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焉將  
壓曾是羣飛之觀出於轍涸之餘西齋主人少慕紛華



晚趨平實有農拾穗存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租常負催  
科之殿幸而離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別規便座  
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藝菊盈坡種花成徑雖  
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妨於入室然節  
用愛人未之能盡顧勞民奉己寧免有慙庶退食在公  
之餘思反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細字老矣安能命中  
車掉孤舟歸哉未晚迺爲巴唱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付

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老

暮夜啼

拋梁南白首銖銖較米鹽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尾

事清談

拋梁北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韻縮掩斯冰自有蒼生

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匝

憑高望

拋梁下絃誦琅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劬書

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書

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斯文

徐潭草堂上梁文

兒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老  
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而又  
斥逢更化之特招下帷生緩而迺莫仰禪於顧問中書  
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露綾餅飲之恩歸去  
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蘇學士竹筒之積纒得徐先輩草  
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丘豈必懷乎故宇方相司馬石  
郭則甚陋視揚王孫塚葬則已奢凹凸勢殊經營而為  
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出寢內散花之人延

入門前問字之客香片羹魚鮑膾炙者之八公長柄  
塵短較卑備閑人之九錫免荒荒而奪與或阮把  
臂而游命乃在天死便埋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  
羅池日荒阡不願曹瞞之灑酒遂為巴唱以相郢斤

兒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旃開卷處邇

英今在九霄中

兒郎偉拋梁西西掖西崑有舊樓誰道相如堪視草寄

聲太乙莫然藜

兒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塲未免貪門外釣磯今屬我先

生只喚作徐潭

兒郎偉拋梁北塞垣夫待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白  
髮老翁難荷戟

兒郎偉拋梁上絕頂古榕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挽  
致萬牛無力量

兒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寬  
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朱手  
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歌於  
斯哭勿違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之訓  
雜啓

答湯伯紀詩四六

伏承枉教過許僂文深惟空疎不稱提獎以至切磋之  
論尤明愛助之心念昔宦游狼麀賓佐當揮羽流星之  
交至多據鞍橫槊而立成蓋率然供記室之求非以此  
爲名家之製亦有偶誦文而着價未識面而露章以幕  
僚而施諸府公以門生而用之座主呼君房以足下旣  
難學子陵之高斥相公爲老兵安敢效孟嘉之醉故於  
酬答之際未免抑揚其辭然而博觀陳編頗見前輩于  
頓健將退之擬所作於商周嚴武麤才子美方其賢於  
顏賈或以爲窺濤海而悸慄或以爲繫雪山之重輕若

乃廬陵之於文僖眉山之於安道皆以游從之舊每形  
推許之間曷嘗為文字之瑕疵適足見風流之篤厚顧  
如執事方負軼材小欲騁落霞孤鶩之詞大欲秉檢玉  
泥金之筆務為高簡恐貽賣菜之嘲盡黜菁華似匪藝  
花之體誠願於俊壯雄深之外加委蛇曲折之功出之  
無窮讀者不駭大慙謂之大好每觀舊作而忸怩小人  
可以小知烏覩斯文之鉅麗方將廣吾子之意聊亦發  
老生所懷斐然有云晁之而已

回湯仲能撫屬

光奉贊書來交婉畫我公始至方招溫石之流此士肯

來徑處鄒枚之右輒修短記往候先驅恭惟某官性極  
高明行尤峻潔羣謝諸王之外誠家世之鮮儔二蘇三  
孔以來復弟兄之競爽頃禪大使出護陪京方觀要路  
之登忽更急流之退雖入山避謗幾不調者一然飲  
水著書亦足傳於千載茲改調於琴瑟果來赴於三旌  
側聞公朝屬意人物方將命議郎而草新奏遣掌故而  
訪遺書何況元侯已召還於闕北豈容雅士尚留滯於  
周南某華髮漸多壯心都盡昔棄真如於苦李今留願  
似於繫匏方喜論心竟成交臂嵇康性懶煩見索於報  
書司馬才高惜不觀於授簡

回京尹

某恭審妙選名卿兼行大尹權尊任寵固先彈壓之威  
物貴幣輕尤賴變通之術除書初播輿望交歸某深喜  
微蹤密依巨庇首嘗捧刺繼辱貽戕問馬及牛共仰神  
明之見騎驢衝節竊欣禮數之寬

回游提刑入國門

某恭審顯膺嚴召趣覲清光龍沕九淵昔批鱗而引去  
鳳翔千仞今覽德以來儀端士進爲與人相慶某服膺  
已久識面未諧仰李渤如景星行將快覩挹濂溪之露  
月願聽雅言

回馬揖投贈

居洛去官二十年不記班荆之雅自郢及我九百里忽  
蒙委刺之勤信哉奇男子之爲念此舊長官之老伏惟  
某人鄉推秀孝家有父師大宜紬石室之書續成史記  
小亦給尚方之札使賦上林何挾材之尤高而行路之  
甚左客車都甚富明珠拱璧之投田舍蕭然闕白飢青  
蜀之禮又緣衰病全廢應酬體羸不任於衣冠臂痛久  
踈於筆硯止子路宿莫陪長者之雅言送李愿歸空羨  
幽人之獨往

回涵頭鄭監鎮

爲農去國林間方力於灌園有客過門松下忽驚於喝  
道鏤明珠於袖裏飾斷木於溝中恭惟某官秀稟天台  
名傳谷口善言善行親從前輩以講明古見古心不入  
時人之嗜好寥落三家之聚沉冥一世之豪微而蠻觸  
之爭大則虞芮之訟紛紛求決往往質成書判流行極  
東聊攝西姑尤之境規模布置真右扶風左馮翊之才  
然君子之道中庸顧本朝之法嚴密姑平一閩即輟元  
遷某父去闕庭苟安田里未嘗射虎不煩霸陵尉之訶  
問或騎驢幸免華陰令之詰不圖髦士惠顧弄翁歌詩  
人伐木之章奉賢者班荆之語傍觀榮甚內省闕然者

而謝交情自慙廢退隔年而還詩債尚恕老

回杜制置送 御書

某伏領台翰寵賜所刻宸翰二軸仰惟 聖天子眷禮  
之隆固爲鮮儷然非大元帥功名之盛詎足以當坐令  
雪案螢牖之間恍如奎躔虹氣之屬光芒發越聞見傳  
夸某首誦睿謨窺光武十行之外徐觀跋語歎孔明二  
表之忠既盥手以珎藏敬叩頭而摧謝

謝黃慥制機惠文藁

某頃因行役辱貺巨編及歸道於樵川遂滿裝於漁艇  
豈謂篙師失手水恠垂涎斗氣頓收莫測延平之劍化

夜光下燭始驚合浦之珠還然其藻思久衰匱藏惟謹  
吟離騷於澤畔方抱幽憂誦子虛於上前愧無氣力姑  
憑惡札少見謝忱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累世通家晚竊左符之庇小人有母適當初度之辰辱  
熊軾之臨門驚驪珠之出袖鏗錡古調獎飾衰宗恭惟  
某官才擅風騷治先教化謂錫類乃邦君之盛舉而榮  
親亦人子之至情竹裏行厨非兒童之慣見花間艷曲  
俄士女之競傳居然改千里之觀瞻何止示一門之光  
寵某方遵慈訓共歸綿上之耕第愧俚音莫和郢中之

太夫人生日回張知軍

蒼顏華髮屬親闈喜懼之年白雪陽春辱地主寵嘉之  
語家庭動色州里傳誇恭惟某官治行著聞文辭軼出  
每篤賢賢之禮尤推老老之心依滕文公而為氓得其  
栖托念頌封人之有母厚矣撫存揮掃雅詞光華誕節  
乃若盛儀之過腆揆於愚分而未安竊師舍熊取魚之  
言併接受羹反錦之義固慙方命必諒由衷被之絃歌  
雖之家姬之唱寫諸琬琰永為樂府之傳

袁州回通判壽詩

出守一麾無復青綾之夢揆予初度辱貽黃綃之辭恭  
惟某官善與人交譬猶吾味爰有壽臧之祝用爲枯槁  
之華某千里顧雲兼旬勤雨目斷庭闈之定省耳聞田  
里之歎愁方切隱憂敢當善頌男子生桑弧蓬矢自笑  
早衰美人贈錦段琅玕詎容虛受

回宜春方宰壽詩

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  
惟某官誼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樛櫟  
之年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心始和  
平

生日荅張守

逸士無聞已具禿翁之態賢侯念舊忽貽幼婦之詞禮  
越等夷光生寂寞恭惟某官蟠曾禹卷落筆千言書集  
朱轡雖深居於鈴閣桑弧蓬矢猶下軫於茅簷錫寡和  
之名章賁早衰之陋質傳夸同志永爲墨客之榮悞恨  
貧家未有雪兒之唱

荅方蒙仲

天生我辰安在自憐半世之窮歲旣晏孰華亭獨荷故  
人之意過形絕唱何逮衰蹤恭惟某人交誼歲寒毫端  
春麗朱絃綠綺無胡部之哇淫黃綃色絲有漢人之風



骨念茲初度遺以好歌雖家乏春賜能轉繞梁之調然  
門甚羅雀足華環堵之居矧兼盛禮之匪頒尤極懦衷  
之感慨所為摧謝悉佇晤言

荅王實之

青雲失脚誰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僊之作夫  
何衰颯獲此瑰竒恭惟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批龍  
鱗探龍領蓋嘗犯明主之顏料虎頭編虎鬚每欲唾貴  
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故人贈我好歌華其  
初度覺樽罍之動色顧孤矢而有光誦烏石崗邊之詩  
幸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棄於異時

上方德潤右史

流年耽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吹噓出西掖荆花之  
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  
上坡筵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在熙寧  
三舍人之下棄美官如敝襦等外物於浮雲獨君父之  
寸心與友朋之一念綢繆愈篤造次不忘似隣掃軌之  
餘適屆懸弧之日管仲鮑叔蚤已論交老子韓非晚仍  
同傳欲其久活獎以名言至於臺餽之過豐甚矣村居  
之改觀某敢不呼童烹薦酒與魚慶老樺之檀欒約  
親朋而破費人生之樂孰與此多誦烏石崗邊之詩幸

相尋於此日陪天津橋畔之集尚勿棄於異時

回張使君

蓬矢六懸自歎栖遲之跡草廬三顧辱貽幼眇之音異  
哉以甕牖圭竇之人得此於蓬萊道山之彥恭惟某官  
毫端泉涌曾次冰清鯨吞鰲作之文豈惟一集鳳髓龍  
筋之判動輒千言顧如下客之始生亦被賢侯之雅製  
玉盤洗金鞍簇旣勞動於行厨銀筆述雪兒歌復流傳  
於樂府殆似奏韶鈞以破蟋蟀又如列鍾鼓以享鷄鶩  
邦域爭誇林泉改觀某心雖絕感頽不勝慙平子錯刀  
莫報美人之贈鄴侯牙軸永為來齋之藏

回顧知縣

掃軌摧藏不記始生之日扣門剝啄忽貽寡和之章青  
眼未忘白頭增氣茲蓋某官謹堅金石文叶咸韶念三  
仕三已之餘不能枉道謂一貴一賤之際乃驗交情陳  
葵錦於籠邊傾瓊瑰於懷袖煌煌織翠之段非野老之  
敢留囁鼎貫珠之歌之雪兒之能倡所為推謝未可立  
談

回成丞

退士杜門無復男子桑弧之志故人馳驛忽貽外孫蘇  
曰之辭盛意殷勤衰蹤榮耀伏惟某官深懷和璧草擅

蜀珍卿雲繡黻之文衆推藻麗陳雷膠漆之義一洗炎  
涼鏘然宮羽之在縣爛若玄黃之實籛欲拜大惠似傷  
小廉懼鯨錦之不祥卷而還客貪驪珠之無價珥以藏  
家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

題跋

跋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  
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  
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羣曰  
牟曰輩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實  
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昔王筠自謂其  
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  
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

何翅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于世  
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它日宋氏此編必傳  
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辱  
授印焉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  
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  
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文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  
井伯文以文軒猶子為忠定上客其所交皆當世名人而  
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

征求之廣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才凜包尋之是慮茲  
以農時方急衡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  
仰祈穹昊俯念蒼黔感召豐登之祥祓除乖盭之氣詠  
京坻之積冀保秋成薦沼沚之毛尚期歲晚

謝晴疏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沴吏憂蠶麥願開霽色之祥鄉  
燎方騰氣霾已豁敬羞蘋薦少寓非忱閉陰縱陽尚有  
祈於終惠割雲縑雪庶無發於前功

祈雨疏

天瓢下注僅施破塊之功火傘高張未改望霓之意輒

伸微悃冀續前功伏願念民作勞怨吏亡狀時方多事  
豈容旱魃之留歲大有年庶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疏

稽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賸金爲祟深虞一簣之虧豈  
上澤壅而不下流故天譴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凋瘵憫物  
焦卷收火傘於層空一清濁暑翻天瓢於四野沆保豐  
年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暑  
從春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爾涉

初秋頗愆甘露其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今忝郡  
符詎意親逢於旱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處於焚  
燄輒懇惻而有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鑒其丹赤哀此  
蒼黔雲密自郊壹洗屯膏之意月離于畢早符喜雨之  
占

送仰山四聖回殿疏

盼饗臨俯鑒避堂之敬滂沱隨暫寬守土之憂益  
知仙聖之神通敬率吏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僅沾  
一漑之餘儻少廢前功寧不嗟於虧實如大蘇衆望尚  
有冀於翻盆

再祈雨疏

方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儻天意尚慳於嘉應則歲功將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憫憐農務則苗槁矣深懷無及之憂以雨潤之庶拜有終之惠

安奉玉淵聖水疏文 以下江東三首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於涓滴詣名山而虔請即靈瑣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奮泥蟠而变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空以一勺水之多溥周大地

陰陽之和家有安書庶少寬溫濟之念

陳氏女子保嬰青詞

女子有行遠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劉氏昨以妊娠感於夢寐遠父母兄弟始由驚噩而成禱上下神祇冀遂生全之望果蒙化育陰賜護持既無坐蓐之危復有抱雛之慶敢羞菲薦不昧初心伏願吉曜照臨裁躔銷弭乃安莞簞聿開卜兆之祥言采蘋蘩益致壺儀之謹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既禱祠之徧舉嗟雨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

紅綠章冒陳丹烟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  
兢甘一身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  
復乾或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  
民輒爲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閭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  
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瓢之快田疇水足少休抱  
甕之勞

江東祈雨青詞

嗟我農夫苦亢陽之爲沴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俯  
陳怵惕之情仰瀆穹窿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采訪知  
編戶之創瘼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仰早收

方彌望以如雲忽兼旬而渴雨深恐子遺之黎庶不能  
自振於儉荒惟暑氣之蘊隆欲流金石彼原田之秀實  
將化萑荼列城若處於焚燄近境纔蒙於霑灑儻慳後  
惠必廢前勞合一路之哀鳴叫九閭而上訴伏惟矜其  
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微臣之職俾滂沱矣  
庶幾全大造之功

太淑人保安青詞

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無親至誠可感仰戴生全之  
造俯陳喜懼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晚年齡沉  
綿春夏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兒女滿前忍見呻吟

之狀遂於中夜密禱上穹願減微臣之年以延慈母之  
筭寸忱既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平顧大恩無以  
少報敬羞菲薦摧謝高真恭願吉曜臨身災躔退舍蠲  
除熱惱不煩藥石之功降錫福祥求保櫟樗之壽

太淑人生日青詞 己丑

桑榆迫暮深羨於父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輒陳卑  
涸冒瀆高穹伏念臣妾坎壈百罹侵尋七袞雖筋骸無  
恙尚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敬因初度式按真  
科伏願飈馭下臨瓣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求遂團欒保  
社櫟之年終逃夭伐

太淑人生日青詞 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宿昔年運而往寢迫暮遲伏念臣妾累  
月呻吟闔門驚悚訪醫問卜慄乎性命之憂起死迴骸  
大矣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之微誠  
少荅再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李退躔雖及老既  
衰非復盛強之日然踰七望八冀延耄耄之期

太淑人生日青詞 辛卯

質如蒲柳其矣易衰年在桑榆慄乎可懼迺即始生之  
日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煩艱勤晚尤澹泊身多  
留疾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兒孫之念儻



依以六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  
壽福煥然案文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永保團樂之  
樂

太淑人生日青詞 癸巳

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  
於日輒燕壽於高穹伏念臣妾久矣疴殘偶然老壽  
諸兒無似不官游漢不多屢逢歲稔未及祈禳而  
災退靡煩湯藥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  
非元化施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瀝微誠仰干慈  
造恭願蠲其美疾介以嘉祥疏湯沐之新封已懸瑞

徽桑榆之晚福更祈期頤

太夫人生日青詞 戊戌

暮景婆娑壁 擗之區 幸 遠幸 遠 遠 之 可 羞 伏  
念 以 女 意 誠 誠 復 茲 初 度 歲 年 冉 冉 曾 無 卻 老 之 方  
兒 輩 駭 寢 有 惡 盈 之 懼 儻 匪 自 天 之 保 祐 曷 延 過 際  
之 光 陰 願 介 以 壽 臧 原 其 灾 厄 金 篋 剖 符 令 舊 觀 之  
復 還 石 節 疏 回 冀 新 封 之 屢 啓

太夫人生日青詞 己亥

年既暮遲 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逸幸一念之可通伏  
念臣妾八袞侵尋一門忝竊無關心之藥畏有繞膝之

斑衣茲逢禋祀之期將啓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  
之過多欲安欲生豈常情之能免爰齋心於誕日敬稽  
首於高穹恭願降錫福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關永相保  
於蘭陔瞻視復明初不煩於菊枕

太夫人生日青詞 庚子

皓首衰頽幸棲身於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於崦嵫伏  
念臣妾八袞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逢刮膜之方  
手且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於湯沐家庭並列  
於節麾積茲僥倖之多慄若蒲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  
籲天伏願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遜勿墮先世之

風百歲期頤克保天年之壽

太夫人生日青詞 辛丑

人羨父主顧餘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伏  
念臣妾其早染世塵晚耽禪悅駸駸大耋久不出於鄉  
閭咏嘏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關湯熨少停人以  
爲 報 榮口 之 盈之懼茲因誕日敬叩高穹伏  
願 聖 賜湯沐竊冀新恩百年曰  
期頤庶延暮景

福國生日青詞

歲華已晚不勝喜懼之情天聽甚卑輒瀝精誠之禱伏

念臣妾頽然衰景屆此始生雖瞻視之逾昏尚筋骸之  
可勉老者祝哽祝噎粗適百甘常情欲安欲生矧侵耄  
耄敬憑綠奏輒瀝丹忱伏願矜此餘齡錫之晚福斑衣  
雜選清溫相踵於高堂錦誥便蕃湯沐更封於大國

福國生日青詞

癸卯

晚晚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自  
顧早衰偶叨暮福八袞加三之老眠食粗寧一門取數  
之多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團樂人  
所共榮妾常深懼衣褐屬臨於初度瓣香敢昧於真依  
天道益謙願勿墮於孝謹人情欲壽庶獲保於期頤

福國生日青詞

甲辰

人羨父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伏  
念臣妾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職之共  
日徃月來不覺旄期之及刮膜之方難遇澠血之恙甫  
瘳未能性悟而理融常恐苗生於福過迺齋心於誕日  
敬請命於上穹蒲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桑榆逐暖庶  
延晚晚之齡

福國生日青詞

乙巳

人情欲安矧頽齡之寢迫天道善應冀精禱之上通伏  
念臣妾某猥以衰癯安於寂寞擁麾持節及觀兒輩之

榮衣揚弄璋頻見孫曾之慶然而光陰晚矣疾病半之  
昨溲血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有護持茲  
復屆於誕辰敢飯誠於洪造伏願災躔屏退吉曜照臨  
酌彼澗蘋聊薦至微之意譬諸社稷庶全無用之年

魏國生日青詞 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懼天地之大感而遂通伏念臣妾迫  
桑榆之衰年滌湯沐於大國目尤昏瞶殆顏色之不分  
身賴扶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厄深切戰兢亟祈扣  
於上蒼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矧二息宦  
游而未歸不勝舐犢之懷冀從反哺之請茲臨初度敢

昧真依欲望鑒其血忱介以眉壽味五福攸好德之訓  
佩服勿忘稽九十不從政之文檀藥相保

魏國生日青詞 丁未

壽鄰大耋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伏  
念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雖五疏湯沐之封然一守  
清白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嶽之方瞻視全昏矧有西  
河之哭懼門戶之寒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衰頽未忘  
貪愛屬皇覽初度之旦誦自求多福之言薦澗濱之蘋  
繁冀垂穹聽璧道傍之樗櫟求道天刑

魏國生日青詞 戊申

大耋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伏  
念臣妾某父矣癯殘加之帶下衣裳顛倒呻吟至於累  
旬粥藥扶持性命危於一髮慄兒曹之憂懼荷造物之  
哀憐參朮收功桑榆正景然湯熨尚煩於調燮而疴羸  
未易以盛強思奮起於沉痾敬熏修於初度伏願被除  
諸苦迂續脩齡字尾火頭一洗星躔之厄原高隱下共  
榮晝繡之行

保安青詞

丁未

戶門災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沆蒙全護起熏一辦仰  
答九閻伏念臣某召造朝一擗去國道聞仲氏疾遽至

於淪亡堂有老人懼不堪於悲惱呼天密符窮日疾馳  
吹荒已隔於怡愉擁笏獲躬於定省脫仕路風波之險  
延遂家庭朝夕之檀藥靜言思之亦云幸矣然而親既  
踰耄體多不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迫一喜一懼之  
際敬因醮謝復有懇祈伏願臣母魏國太夫人林氏火  
字順行坎離相濟孫曾長茂足為晚暮之娛醫卜屏除  
求保康寧之福

魏國追薦工部弟青詞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於顧復俯仰願  
薦仰徹彙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麾符退安水

菽中歲享垂魚之樂方愜素懷高年抱舐犢之悲忽成  
永訣百指之孤嫠奚托一生之慈孝難忘閱旬浹之憂  
更叩天闈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此津梁脫鬼趣之  
沉淪焄蒿悽愴譬道家之解化來往消搖

追薦工部弟青詞

少小相從尚記吹篳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輒  
秣綠章仰干蒼昊伏念臣亡仲第某卑嘗艱阻晚致顯  
融持節擁麾因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以終身  
方將躬晨昏翫枕之勞踐疇昔對床之約云何竒禍遽  
隕壯圖上靡顧九衷之老人下不念一房之孤寡手足  
之情雖切豪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仲哀懇伏願投  
于大夜乘此剛風死生豈不痛哉孰窮變滅魂氣無不  
之也冀免沉淪

代追薦工部青詞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蓋本焄蒿之意俯  
伸哀籲仰冒穹窿伏念臣先父昨解印符退依香火居  
常乏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享始謂  
偶愆於賸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闈九齡一房百  
指聞者尚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釋煩冤奄臨  
卒哭惟有精虔而上懇庶幾盱嚮之潛通伏願帝所鑒

觀靈其來下脫離大幽之趣道濟元氣之初雖往不復  
還象罔莫之能索然號之使復巫陽或者可招  
父慈罔極徒切於攀號道妙難名有資於解脫追惟嚴  
考奄棄中年歷官以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恐黑  
籍之挂名游陳螻蟻之情沆戴鴻濛之造化橋穩度早  
離萬鬼之鄰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託

代作工部弟中祥青詞

伉儷遂睽永抱藁砧之恨焄蒿不遠奄臨鑽燧之期輒  
剖煩冤冒干真宰伏念臣妾故夫某已下從於窀穸  
返顧於孤嫠哭之如新孰云期可已矣望之弗至所以  
練而慨然虛結過去生之緣莫道未亡人之痛伏願矜  
憐號顛超脫沉淪雖音容闕乎重泉即之冥漠然精爽  
回乎長夜凜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爲戶門之依托

戊申生日青詞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輒  
憑綠簡敬剖丹衷伏念臣晚晚餘齡沉綿累月受髮膚  
身體曾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冀稍延於視息果臻  
勿藥之喜遽失采薪之憂深愜母子檀藥之心不墜戶  
門付授之托向非元化安有殘生輒羞沼沚之毛少荅  
乾坤之德伏願自今以始惟適之安夸詡俗情豈必買

臣之繡燕娛親膝寧無萊子之衣

魏國九幽醮青詞

蘭陔罰酷可勝罔極之懷苦塊哀深冀動蓋高之聽淒  
其丹赤仰止穹蒼伏念臣等母魏國太夫人林氏幼歷  
阨艱蚤嬪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未止久  
初豈有心於象服堅剛自守毫髮靡渝眼看子舍之顯  
融手拊孫枝之長立久享重闈滄髓之奉五啓大邦湯  
沐之封當其貴壽之時尤以滿盈爲懼案惟梵卷笥止  
滌裳其訓儉每安半菽之供其戒殺恐傷一蟻之命筋  
力雖憊神明未衰自仲息之云殂覺歡欣之寢少屬忝

鄉臬使私之命方爲板輿就養之行云胡沉疴遂至大  
故慘甚嚴霜之墮夏蠱然孤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  
從今已矣凱風寒泉之感何痛如之敢以煩冤形諸號  
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叫閻之情拯大夜之沉淪秉剛  
風而解脫死者可作固無復生之期魂兮來歸儻有可  
招之理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黃錄青詞二首

呼天靡及罔極柰何送父之終有時而旣輒干洪造少  
瀝丹忱伏念臣先父某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旣葬  
徒深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忘之語痛心祥



祭稽首道家庶幾百指孤嫠之情能動九閻主宰之聽  
伏願刊艷都之籍收岱宗之魂或鬼趣未離幸早超於  
幽閻縱兒曹無似竊有覲於顯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籙煉魂有感道家之說欲  
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聖之證明憫孤嫠之號籲蠲其  
業障度彼化橋乘碧落之長風閱赤明之浩劫消搖靈  
境離泉壤之幽陰庇燾後昆俾門閭之高大

魏國卒哭青詞二首

毀巢號叫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殫血悃仰  
瀆蒼旻伏念臣先妣魏國捨此庭闈歸于宅兆既畢返

而虞之禮愈深望弗至之悲斷機之訓徒存扇枕之事  
求已雖臣親之壽九袞夫復奚言然人子之心百年猶  
以爲短而况莫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顧復之恩謂彭  
殤可齊豈枕塊之所忍道使曾閔復出非籲天無以洩  
哀矧如追嚴素所崇信痛逝者十旬之不返冀諸孤一  
念之上通伏願帝監觀而下臨靈續紛其來格刊其黑  
籍尚何鬼趣之憂乘彼白雲有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親年魂無不之卒憑於道力伏念臣  
先妣魏國奄成千古俄已十旬荷真宰之鑒臨憫衆雛  
之號籲考察平生之功行靡所欠虧證明末後之因緣

超然解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於後昆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疏

善女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或  
游戲於塵寰爰集緇流敬修茗事伏念臣外姑魏國蚤  
全覺性偶應俗緣徧更晚歲之顯融不改平生之澹泊  
盡空諸有龐媪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遭勘破高  
年鮮儷大數奄終感托女之恩深念館甥之誼篤欲伸  
微報僅有追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便來飛金錫證  
明生滅之因去度石橋指點虛無之路

接茶疏

殫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茗事莊嚴散聖乘雲而至憑  
茲妙果接彼沉魂共携曹溪鉢來喫取趙州茶去一旗  
試水豈獨中濡之泉甘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路遠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太僕故  
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諍諄然赴告於井伯文  
一大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  
付囑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  
祖昔人撼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文適在吳中  
先馳檄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  
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公書傳揚渾蔡中郎書  
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  
藏之

跋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  
靈均淵明侶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爾乃托菊水以自  
神冀土之評萬古不磨烏乎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  
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辭相  
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為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  
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為之詠其嗜好清絕  
可喜亦幸君未為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  
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為伯始乎抑為韓為崔乎將  
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跋文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秦彙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  
一二緊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閣門受  
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駟  
命詞末云罔或弗良于言則有無疆之恤寓訓戒之意  
焉某人敦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為  
難今觀文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日然後知先生之為  
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真可以繼宋  
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去文軒去它舍人  
遂急奉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謝某不敢仇  
文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前

輩益遠覽卷慨然巖仲文軒外孫也它日勉旃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文公上受 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曾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均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它法林君善藏此

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壚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白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為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

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  
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  
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  
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跋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  
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  
高枕北牕之日無榮辱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為  
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為執政侍  
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

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  
在其兄弟中天資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干公  
卿有又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  
况讀之終卷寄妙指於篇中寓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  
可及歟

跋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

自蔡公僊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  
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  
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  
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後齋本學歐後謂余曰少時

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工作功夫豈必尚寄  
率更籀下耶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  
老氣森嚴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為一家者卓君蓋  
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齊家弟子必高  
師一着豈惟弈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太令  
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咄逼  
人之歎矣

跋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于時郡國不與廉不舉孝者有罰  
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

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  
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餼而已若  
夷與跖則混為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為世所  
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  
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為喜而以前輩一不幸  
之語為憂請益於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  
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而聖人有  
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而驚志於其  
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  
於君廉自簞食且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

大端余又爲作義疏孟芳勉之它日有進德之譽則實  
齋獲知人之名矣

題李敏履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盍脫籍矣有  
余伯父筆法極高請紉充當行今李君敏履求詩於余  
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  
父余欲紉將不勝其紉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跋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  
登宓賤之臺至言游之室焉耿君諱壽之其一也先君  
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  
入館言者指其僞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  
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  
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之孫廷龍携先君書一  
軸示余內一帖云寅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第  
不抹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爲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  
惟善可以壽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爲役矣  
耿氏弈世忠義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顯官中微而  
秀士迭起廷龍嘗貢于鄉方勇於吾而力於學興之者  
其在君乎德輿皐之子也羣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共惟 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  
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  
咸睹謂我 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  
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  
洋洋萬喙傳誦與 章聖御製之七條 熙陵戒石之  
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為表裏傳千萬世永為臣軌臣既  
以宸翰刻石寘之聽事朝夕覽觀如對威顏因念待罪  
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踈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  
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司

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 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  
義盡矣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  
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  
始有一于此違 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  
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奇饕餮之流不可訓誨話言  
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跋樂平吳榮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  
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  
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

書合二十四家爲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  
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  
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悖而寡要之譏君以今  
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汗隆天命人心之去  
留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遂古  
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  
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復出不  
能廢也昔豆榮以書致身師傳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  
馬於庭以爲稽古之力君之學勤於榮而上春官輒不  
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耶雖然讀其書故

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邇英君  
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爲余言君經術鄉行  
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於朝不幸  
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爲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  
以晦靜之在亡爲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  
末以識余愧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爲何  
物語於世之談天者尤不能辨其工拙中否故挾此技  
訪余者絕少上饒呂君一日携亡友湯晦靜詩相過因

晦靜遺言知君又嘗為棋枰徐公所賞湯徐皆古遺直  
其有取於君必以其有山林朴野之氣如呂鑿山人之  
流而君談余命乃若姑順適余意者此余所以疑而不  
敢信拒而不敢受也昔鍾毓令管輅筮已生年月日皆  
合太驚曰死以付天不以付君因不復筮魏元忠問相  
於張憬藏不荅大怒曰富貴屬蒼蒼何豫君事鍾貪生  
者也魏未忘情者也余年耳順視世榮利無一可忻君  
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于

晦靜詩後

題江薦文卷

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點士汪君示余行  
卷篇篇有意如評孫子斬二姬為防微項籍為漢毆民  
功高蕭張單于以闕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庶乎今  
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  
念上口君詩未為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  
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駝  
卧棘春雨燕果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  
常如意少百一億任化身多極五帖排冪之力演雅六  
言云布穀不稼不穡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  
緯匪來貿絲又云螺贏堯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兄鬪蟻

滕薛爭長狎鷗晉鄭尋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  
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自鑄偉詞以君之才更加  
精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父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  
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  
元量繼來莫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索終  
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  
掾應材携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  
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

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而表襮惟詩亦然  
追懷昔游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  
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盡錄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為賦詞後又  
為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  
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壻作對矣然宋無范  
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為  
着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  
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為戚方且惓惓

然憂宋君營柩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  
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題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  
尤知名八龍之絕小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  
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  
咄逼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歿後者必愈偉  
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它日君家景文公亦  
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題程垣詩卷

晉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乃士  
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  
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氏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  
荷蓑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說漆雕開與曾點  
曷嘗以隱否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  
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  
謂姚賈縛律俱僞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開闔窮變態現  
光恠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  
游仝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  
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

究其論

題趙幾詩卷

歙郡趙君寄予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晚唐然稍超脫不為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慨慷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義或曰古人之作由情性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壁玲瓏可愛而康廬鴈蕩拔起萬仞紫翠掃空山巖水隈幽澹見賞而喬松古栢絕無芳艷直以槎牙突兀為奇爾君益勉之情性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彊而同者易至也

題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橐者六十四卷請予評之予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雷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為斯世莫已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侔杜蘇然予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歎乃魯山之于為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它日觀窓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

矣

贈日者許澄之

橫渠大儒也喜論命子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  
靜湯君學問節義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  
能不惓惓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減於橫渠而樂易殆  
過於子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貫卿考功皆  
爲着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賈誼宋忠  
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跋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茶錄

茶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真草千文唐太宗哀册  
屢同方孚若借觀主者出於袖中卷舒纒畢急袖之去  
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  
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巾囊扁扁若恐有  
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蹟天所  
靳固人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  
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樓楔帖於梁皆爲人盜去是  
猶曰匹夫不足於力爾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  
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温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間甘露宰  
相捐厚貨或官爵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爲人剔

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於路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必取者尚自以爲可傳萬世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無愧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襖序以謁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碼碯枕一並實以珠內既馬二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虧價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推茶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失之矣

蔡端明臨真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契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真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妙絕豈非備衆體而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鏖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瀚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賚烏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涪州石州虢州木植延州修橋枋解州鹽荆湖  
茶皆入思慮微而交頰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  
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材必責實用往往由  
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  
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健吏所不能及  
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  
務非委事於懷佞少年則受成馮驩行而已使見蔡公  
此帖必以為繁

跋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都最慘唐以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  
刑都市膺滂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慘所殺天下賢  
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如陳寔中屠蠅之流僅一二數  
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盡投之  
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叢興事與漢唐同而治亂  
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疎夷簡指富范  
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章蔡請斷君實晦叔棺族幸老而  
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族上賴思陵保全佞  
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廢錮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  
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

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  
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  
乙臨吳之福有以也夫子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  
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誼不獨生  
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  
義烏虜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  
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  
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万段怨亦不抹者皆  
是也此風既成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况甘與  
君厨俊及同死乎豫章公遠竄不悔囚宜州譙樓上猶  
覽卷宜有愧色

跋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  
予詩卷于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  
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予屢逐于朝使君  
亦上還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  
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予棗本略自譜年每歷一

書此傳無愧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

闔門避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左被雍容立

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

覽卷宜有愧色

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恠而趣味深遠黜落葩艷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推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鷓鴣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爲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吾知其嚴如此乃若人自爲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烏虜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爲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如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辭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

奚以多爲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甫之作皆在下風長君早天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登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冲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古上集卷第三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跋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隱括它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  
作略氣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它人勉強爲  
之氣盡力竭在此則指麾呼喚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  
不受令勿作可矣但韓詩云濕衣淚滂滂坡詞前云彈  
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爲複余曰前句雍門  
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

三行廿九字然為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為諛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支纔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支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間人不以為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騰疑筆誤或通用也

蔡端明帖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皆不可及

矣世傳第五倫樞婦翁張延賞輒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二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宣公辟為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為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它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從忠獻兵間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爾所見豈

有超出宣公者哉。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即也。耕道感。已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措勞顯。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予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助鑿藥而不可得今那玉千遣去烏亭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

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烏亭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掃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  
權位相操持相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廼能駕馭卿  
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况表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  
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倅一選人入  
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  
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  
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  
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為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  
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終身不可

屈指烏虛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次道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彊諫直  
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  
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  
為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游帖雖寸紙隻字不失  
勤於李漢矣君珪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為人子孫  
為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一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

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  
一幅真才翁筆後幅錄杜詩者稍断裂以爲才翁耶筆  
意欠簡以爲君暮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  
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珪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  
至今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  
纔四十字醜對之語雖簡賓主之情甚真尤可寶也次  
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爲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  
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  
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推酤一節宜  
清獻之心服也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介賴川可知  
之歎後二百年賴宿重兵州計顛仰於酤日推至數倍  
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  
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其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  
正君暮之婿也君暮爲兄及當國召子正爲農丞語



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為京所薄所以為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虜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真蹟聞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尚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懶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簡今觀陳懶散書亦然山谷云懶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真為草猶厭難趨易爾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真字失之遠矣懶散字既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傳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間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意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丘攀桂月林圖

余為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丘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抄時人題詠一帙借來夫題品泉石模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

想像爲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  
余既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不獲往遊爲恨君名攀  
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壺也姑書其  
圖後而歸之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旂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  
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旣痛斥清臣祖洽他  
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  
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  
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

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舊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

青光

脫一字

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  
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賢於揚風子輩遠  
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刻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  
收豈爲香奩集所累耶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弈足以  
勸忠臣之後矣弈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  
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傍點畫無  
毫芒差其爲致光真蹟無疑烏虜以致光歲晚大節如  
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蚤有譽於

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  
慶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  
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  
何處而歲除前一日鵬客結字其間後訪知院在郡圃  
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  
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不減洛橋記冲虛觀詩  
在普照會飲帖之上劉詩二十八字濃墨淋漓固作大  
字常法及老詩則筆漸瘦墨漸淡至牧詩愈瘦愈淡然

間架位置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  
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  
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真草以千文爲冠大  
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唯有淮東舊  
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  
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爾

跋林竹溪楔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  
後贗本盛行而真贗遂易位矣竹溪其珍閱之十五城

勿輕換

定武本

初薛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薛氏子續刊本也竹溪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刑石初裂為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為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溪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於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間見諸帖參校與此軸字無小異字真則畫真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出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崧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它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梵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二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烏虜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尺絹作其布置疎密點綴濃淡與竹溪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禪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乃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尚方或賜金帛蒙天一咲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真夕陽圖

此畫不待模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

然暮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爲神品厲道士唐末五代  
間亦以此技擅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顛輩所敢  
望但輕蓑短笠日與鰲鯨君相周旋乃在野明農者之  
事竹溪方當駕天旣之飛黃行綠槐之御路顧珪惜戴  
厲二畫嗜然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  
子蒼寄詩云尚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溪  
它日坐摘文堂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二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况幹馬乎以畫家記載考之幹仕  
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

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  
元豐間爲禮官當使高麗辭行請監杭之樓店務清獻  
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  
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荆舒厚坡公而薄  
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  
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中父子題識反爲  
名畫之累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盃盛牡丹爾信庵廼以幾務餘閒爲  
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

繁葩踈蕩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摩其  
堂而心巖壑者歟頃嘗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  
某乃為某人畫梅耶公斬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  
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葱嶺北三童國人眼皆有  
三睛童瞳通用此誤題為三腫日南古越裳氏唐為驩  
州天竺即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犂鞬女國有  
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葱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  
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唐舊都萬餘里然

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圖亦非虛幻  
恍惚意貌為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  
髮露髻或丫髻跣行或與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  
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往國俗皆然不  
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  
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珪或雅舞  
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鐃壘牲果之類  
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為驚獸將犯穹廬或張弓  
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者無以加也畫  
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

道子畫按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  
古竊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溪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  
師川為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為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  
師川不踐為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  
姻光堯方崇獎名節方脩復元祐政事故二人者俱貴  
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  
珍愛

跋放翁與曹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者浙漕試明年致省試呂成公卷  
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曹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  
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  
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  
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  
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  
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為儀真掾原  
伯孫黠字溫伯為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  
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  
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



見帖時余纔二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物外高人亦極其憐憫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跋舊潭帖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此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余

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倫者有稍殘缺者有行款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曆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模若以八年者為重模則五年亦有重模字不應一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 山濤帖末有風筆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

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  
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  
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  
廼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呪矣往往刊帖之時  
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爲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  
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  
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  
坡旣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  
恐蘇陳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爲一板或十  
六七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豔

有精神蓋熙陵八法旣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  
非希白敢望程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  
矣帖家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  
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  
拙野無以議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按釋文  
排比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  
之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籠煨殘火此翁方假  
寐真撥前有缺唇瓦餅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

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即使銷金帳中淺斟  
低唱人見此必必發一笑

跋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  
倨傲繼而倡訓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  
躬欲罷不能不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  
雍容崛彊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跋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跣者荷藥歌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  
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

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帚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帽帶靴  
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  
馬前持箠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  
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纏縷然猶蓄二  
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  
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  
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  
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玄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  
者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帙得朴集洛人臧逋爲序言  
真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  
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絨徹骨乾隨着四婆帚子後  
杖頭挑去賽蠶官放翁跋云四婆卽處士之配蘇嶠李  
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逸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  
皆合騎牛者四婆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跋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  
寐一胡合爪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碗巾立其後  
勤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靜兄弟狂  
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  
想見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  
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漈公舊物聊存之

跋明皇聽笛圖

張祜所謂閑把寧王玉笛吹者號韓兩姨也安敢當御  
榻而坐乎此背面橫遂三郎曲肱而聽幙綽執板立其  
傍而節之者其爲玉環無疑也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

疏

啓建天基節疏 以下密院

秦臘倣臨將及春回之候夏正甫建有開震出之祥敢  
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筭伏願 皇帝陛下壽齊箕  
翼福等岡陵崑丘王母之桃靡煩來獻海上安期之棗  
不必遠求

滿散疏

春王正月方欣木德之回天子萬年式慶羅圖之永罄  
輿情之懽抃祝睿筭之延洪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

升體乾之健幽人爲酒告農虐之屢豐都護奉觴喜邊  
烽之早息

進功德疏

昊蒼眷命聿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輒  
憑善頌仰贊脩齡共惟 皇帝陛下保大定功無爲共  
已大德者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祿日來駢臻  
景貺

啓黃籙醮疏

以下袁州七首

地方千里忝爲長吏以分憂帝監四方敬爲齊民而請  
命瞻言斯土粵自比年繭絲哀歛之餘里閭愁歎羽檄

誌寢門一慟冀子不寐烏庫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郎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默誦軍國大  
疑半語折衷有爲必成所發立中究觀平生噉如星鳳  
賢人落落公則嚴奉纖夫赫赫公所嘲弄白頭乘邊值  
時倥傯聚拾潰失鎮壓瀕洞奮拳走敵雪涕誓衆思能  
懷徠智可操控書舫和議羣口方開奏繩大將天顏爲  
動淮淝旣捷移守鐵甕朱幡甫至白雞忽夢士亡砥柱  
國仆梁棟烏虜哀哉愚嘗評公英偉宏縱睥睨楚漢越  
軼晉宋海鯨天馬不可羈輓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

所至輒以客從愚性孤直議法讞訟大或苦爭小亦微  
諷人曰乖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座吟誦悲夫已矣  
反袂長慟公方貴仕不蓄餘俸收姻聚族有無通共越  
上田廬不過茅葑上聞公訃下詔給貲庶幾墓槨賴以  
封種愚屏空山瀕於飢凍喪莫臨吊葬復阻送緘詞入  
浙維以抒痛烏虜哀哉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於世公未三十立奇節取顯仕自  
江湖嶺海外至夷虜皆喜道其姓名何其銳也然甫四  
十而廢廢數年而死又何晚也烏虜人才實難天之生

公若有為矣夫子之以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  
以冀收其柱石棟梁之用今也敷榮暢茂於其始摧殘  
夫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為哉烏虜開禧遣  
使舉國莫行公馳單馬三涉虜廷嘉定寇至諸將閉壁  
公無一兵自請搏賊方其發獨見於群疑之表立孤勇  
於衆怯之內孰不聞風聳慕以為天下奇男子也及夫  
時改事定人心一變密者指其踈歛者議其放約者病  
其侈而公以不用死矣蓋大將軍薄賞蘇武漢儒議陳  
湯傅介子微功生事自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  
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待老壽有才而無命有

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之所以深悲極  
痛者士既不遇退而佚於家老於鄉吟嘯於某水某丘  
若竹林蘭亭之遊亦先賢之高趣也今又不然而今而  
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  
其有用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豈非所謂深悲極  
痛者乎公沒旬浹小君偕逝高年之母孳然獨存語之  
土木猶當流涕况平生交友之情哉烏虜昔與公飲常  
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釀烏乎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虜掃其衆突然而來君方戍  
蘄蓋已屬疾扶昇登陴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愈堅  
弓盡鼓竭握拳誓大孤城可隳大節不毀朝服罵賊談  
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寶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  
武夫麤暴文吏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  
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徇義甘如飴蜜國人  
相吊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轅  
固申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巡許遠充志  
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所慳沒於牖下滔滔皆  
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士失砥柱國亡金城  
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有子天意可見堂堂如生歌



此菲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寶謨之喪萬里遺訃君棄世擊跣足不履既殛遂  
瘞尚宿葬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彊手異壙戶  
昇疾返古鑿庸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使煮復利  
止執去又易浙鑿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於  
奔喪發於作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儔比寶謨謂  
我兒學于爾我謝不敢君進未止虛空幻成平地突起  
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吾子今也復天萬  
事已矣遺言琅琅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

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灑水鳥庫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  
震龍警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眾財  
狹費闕外叢艱梗內闕調變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  
矣嗚呼士幸虜弱奮髯裂眦當其鋒銳遏之莫止及旣  
衰竭鼓之弗起叫呼者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  
義堅白握拳誓眾忠憤激發悵時賢之莫助援先民以  
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鴆  
毒也敵國者外懼也自公與虜對壘習卒於鬪而將帥

出矣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虜雖歲入滁楚告捷也豐  
濠堅志也斬黃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與尸授首矣山  
東之僞守若令魚貫面縛矣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  
之論者必參攷也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  
管樂以下其得爲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哉烏虜  
初誤泗上末警宣化彼媚公者藉口未已中渡之役豈  
公實使患則公當釁匪公啓疆歸璽出人享其利鉅動  
輦震公受其詆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抹  
房瑄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擢名  
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蓋有背惠以市進和聲而助

詆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夫  
夫皆以爲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  
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  
晚節浮湛寓里霜顛雪頽闔扉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  
屣別去幾日遠訃入耳蒼生之望竟絕於此我賤且贍  
公視猶子豈無忤觸人愠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  
歸哭公僑寄客邸尊卿之奠弗能具禮有香一鉢酌以  
澗水公茹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祭表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罹黨部而中廢使蕭然而終

身視顏曾夫何愧迨涉華皓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聞  
迪於奧理亦紆發乎謹議蓋陰扶嘿贊莫測其淺深而  
明辯顯諫尤著其一二烏虜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  
朝之楊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時蒙君子之福然後世  
責賢者之備昔愚於先生也惜逢辰之已晚今愚於先  
生也愴行志之未遂嗚呼哀哉先生於愚素有恩意昔  
叔孫之弟子幸厥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異是當先  
生之光顯不規進而諷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爲而喜  
誦疏傳賀老之事嗟恩深之難報慙語淡而少味不然  
則十年之間蹤跡罕至豈真尊翊於寂寥之時而觸情

於隆盛之際嗚呼先生云亡海內短氣聽琅琅之如在  
瞻堂堂之永闕蕭蕭勤脩阻莫視斂竈皦如茲觴將以哀  
涕烏虜哀哉尚享

祭李監丞文 東

烏呼歲在丁丑齊魯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中餞公江  
亭徘徊握手曰余莫爭異子力揀公去奚智我留奚癡  
厥後公言皆如著龜歲晚落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  
訪逆旅公髮愈白我顏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慨慷自爾  
以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舉按公之器識蔡謨右  
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眇然公豈易得酸風吹訃

壯夫淚滴公年非夭公位不卑公子甚賢而我何悲然  
公純孝有百歲母怡怡色養諄諄夜語天道何知使母  
哭兒止見潘輿不見萊衣烏虜人卅蓋多缺陷公達此  
理往矣母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烏虜公忤某人時方盛年因其廢公廟堂之權其貴湏  
史浮雲飛煙公先某死則有數焉廢公者人死公者天  
公固達者含笑入泉曩營西嶺絕識儼然日吉時良歸  
下新阡烏呼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客不至公不  
醕觴今日原頭拊事淒涼送車蕭疎悲風白楊公昔非  
存公今非亡彼則媮矣於公何傷我懷平生耿耿不忘  
白髮縞衣哭聲最長烏呼哀哉

祭方氏表第文

烏虜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齋裝散如風雨吾謂吾  
女必敬無違異汝老成身修家肥汝復何爲以鳩爲餌  
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腐色敗亦更數醫錄劑石酒良  
術莫施烏虜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  
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窆藏兒大從師女  
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逆境臨之覆此  
一觴汝寧不知烏乎哀哉

祭趙縣丞文

嗚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來診我君將謁告及茲再病同列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澣入視不可爲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于九原嗚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靖康庸侵之節誼與公論諫之精忠出處之大致信前後之相輝亦今古之鮮儷初權

臣之用兵公奉使於湖外儻片辭之投合則言果之立致廼言首事之非甘受沮軍之罪迨寧皇之更化公入冠於諫地若少貶以徇時可平挹於高位而又堂堂伏閭之疏凜凜延英之議寢上拂於廟堂復內觸於宮寺及旣去而復召遂繫辭而不至嗚呼使公之言用於開禧之末則生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廷享至和嘉祐之治柰何動落落以難合每縹縹而高逝此識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機未嘗不有感於公行藏用捨之際嗚呼公之退休垂二十禩山林之趣愈深而君親之念不廢其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

邊事之動息朝論之廢置嚴端居而默思或輟轉而不寐雖迹踈勢隔難疾聲而大呼然慮遠憂深常太息而長喟逢 真主之龍飛首賜環而趣對上側席以良父公循墻者數四曰衣冠之久挂曰筋力之已瘁獨諄諄之手疏尚惓惓乎時事始優游而巽入終鯁峭而直遂蓋忠勤懇惻揅焚拯溺似温公之學冲澹峻潔高舉遠引則蜀公之志至於拖紳一表奮發踔厲殆房喬征遼之餘論抑子囊城郢之遺意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欷歔而流涕烏呼道術裂而人材駁學問偏而氣質泥鷲功利者鏗薄談性命者迂滯卓哉我公純粹全備

崇雅道而傍通流略尚理致而不廢文字故能學貫百家文高一世在朝爲爭臣在外爲循吏觀公平生英偉弘毅意秋霜烈日凜乎不可褻然光風霽月即之而甚易率禮如拘臨事如悸執謙如虛持敬如畏發於方寸塞於天地烏虜衣冠禮樂之所宗典刑文獻之所寄社稷生靈之所屬消長治忽之所繫方龜吸而鶴峙忽山頽而星墜烏乎悲夫我昔狂簡公獨賞異每呼以忘年之友欲養爲有用之器既磨礪其麤鄙亦發藥其昏憤及夫晚節奉 詔引類公剡四人我忝一士遺言在耳遺書在苟公今已矣拊膺反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

之淪棄烏虜古之人古之人或殺身穿冢以殉死或踰境越邑而赴義今爲五斗米之役坐阻一東芻之醉呼天不足以洩哀竭海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况英爽之不昧烏虜哀哉

祭夔漕王中甫文

烏虜虜窺宣化黑幟如蟻昇人夜驚縛筏濟矣羽書蠟彈來如激夫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拍調發處分頃刻千紙設艘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已公愈閑暇削脯行醴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成漢江我屏田里獄祠甫甚公使夔子青袍如故公已龜

紫書來訪舊清言曹曹昨逢峽舟手題牘尾公健我我痛牽腰趾蜀川甚靈印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沒歲餘貧闕莫謀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邊之事目擊身履人怠我奮人動我止其材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爲激電逝水烏虜往哭立可二孫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無幾矢詞洩哀公其歆只烏虜哀哉

亡室祭文

烏虜君之靜專冲澹傳之於家温良慈恕得之於天故

爲女爲婦而孝爲妻爲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偶與君  
而周旋北冒兵鋒南驚瘴煙瀕江觸石松灘覆船蓋艱  
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於詞色者君處之而恬  
然追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爲箴砭余之褊  
急以君爲韋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三十九  
而夭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異疾縈纏  
卑詞婉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足孿余獨惟  
夫悍且健者之不病又竊覲乎仁且病者雖廢而又全  
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如君至性世所罕見余之先  
君君之聖善宰木已拱君每追憶必欷歔而涕漣及乎

屬續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其惓惓君之息十有八  
矣猶執手拭淚不忍訣者得非以其羸弱而可憐悲夫  
人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於九原截  
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寃余久倦遊從茲歸田願慈  
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藏君之橐待子婦而後傳營家  
山之一丘築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歿當  
尋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面目見  
君黃泉烏乎痛哉

亡室喪歸祭文

烏虜傳舍暫殯蕭寺寄啟是二說者未言鼻酸君之介



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籙還里烏虜吾妻死別吾子  
生離悲夫柰何天實爲之先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  
哉以需余歸

還里祭亡室文

烏虜它日我歸鵲噪荆扉君與兒女笑語牽衣今日我  
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凝塵料檢巾笥皆君手蹟  
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沈憂損人懼  
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爲兒  
覓婦爲君築阡然後飾巾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爲德粗者爲材嗟後之人質  
偏器小傑材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謂之  
立言亦曰脩辭嗟後之儒外文求理理既茫昧文亦駝  
駝堂堂北山庶幾於全稟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  
歸于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  
無寸柄爲世所宗以德用材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斷  
而粹華軒非泰陋巷非矐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  
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  
鯨掣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溢出人獲一字價  
重金璧臯陶九德孔門四科豈無它人孰如公多耆舊

凋零賴有公在西風吹訃海內悲慨昔先君子與公同  
盟愚幼無知蟬噪蚓鳴流傳達公為啓玉齒每云今世  
獨步惟子晚畏言語終日病瘖公書來勸姑飲勿吟永  
焚筆研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謹我歸後村公葬  
黑溪豈無尊卿道遠莫齊顧瞻墓陵獻誄與輓哀哉  
新禮則已晚烏虜哀哉

亡室掩坎祭文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屬疾有  
寢無寤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室燥溫萬金難求謂善  
無報視此一杯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

合顛冤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稟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煩矯揉而與道  
合不立標的而為物宗究觀平生出處雍容來如祥麟  
去如冥鴻祿豈必厚位不待穹二頃之田環堵之宮視  
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顯融迨 皇上之訪落搜巖穴  
而一空嘗累徵而莫致信獨見之鮮同昔有兩生今復  
有公雖進無圖回事業之柄然退有扶持名教之功取  
諸人者甚廉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楹之  
告凶蓋自童至耄制行無玷者學力之到自病至死待

敬不惰者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思我教我慈愛最隆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擊蒙浴曾點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屬我悼亡覺公情鍾憫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有因徒飲恨於無窮嗟夫實榻塵凝家野苔封它日重來空愴遺蹤舊悲未平新憤填膺不腆茲觴敢告哀恫嗚呼哀哉

祭胡仲方尚書文

烏虜挹公風標彥輔叔寶聽公議論與公逸少捉麈笑談刻燭倡訓公非今人晉第一流又掾公府新美世事再長橐班裨贊國是衆所期公與公自期下卑嚴徐上

拔龍變如何十年卷懷去國晚雖微還曾未安跡高巖崇秩固無一虧盛心懿識有不盡施自幼識公今我亦老惟公規模我所深曉欲以安靖銷弭塞氛欲以整暇應酬世紛杯酒非酣幅巾非傲有所陶寫有所賞好嗟乎斯人奄忽九京空懷積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白馬我足如繫我淚如寫嗚呼哀哉尚享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詎與衆同一代勝流百世清風天壤有敝名德無窮悲夫歲歲年年一來訪公今日何爲縞素郭東我返自崖公歸于宮九原不隔一

念可通烏虜哀哉

祭陳師復寺丞文

於乎律已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槩履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聚秀孝於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爲宗主學者以爲師匠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噤國事之莫吐安

能與兒女伊嗷涕泣於衽席之上嗚呼斯人弘毅忠壯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耆老不過萊羹脫粟味臞儒之樂深衣人帶爲後生之唱然猶摧之暴而奪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斯文之將喪某少小親炙平生敬嚮非止涉其藩籬而深造其函文理無微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山頽而哲萎將安放而安仰陳寢門之薄酌庶魂識之來享於乎哀哉

祭胡伯園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魁傑相望前歐後胡骨朽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典常

並奏堯麓互為宮商里人皆曰澹菴不亡三十年間更  
迭翱翔虎節麟符合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出人  
皆曰忠簡有光烏虛諸公逢辰樂飲滿堂公來何晚鬢  
鬢如霜憂時懔切望古慨慷當世人物高下短長氣力  
所嗟衡尺所量衆不敢援橫身主張上或未知極口薦  
揚天下桃李多出門牆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開  
國勢必彊柰何一夕騎箕帝傍烏乎昔我尚少從公南  
昌殿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溪  
飛語中傷衆競關弓公以身當流涕止之納矢于房晚  
觸甌機無地退藏公語諸公弱羽已瘡禹錫自親朱雲

素狂幸小寬之俾謀猶梁汲引一念至死不忘烏乎天  
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生驚呼熱腸在昔先民甫匄  
赴喪我有鞠淚欲灑惟床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葬以曷  
日冢于何岡日注月邁尊鄭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  
負誼辜恩心折海滂西望長號姑履一觴此身未隕此  
願或償烏虛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  
訃反袂涕流亦罔知君委蛻之由烏乎哀哉昔有二士  
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斃園土一謫夜郎子

載而下猶爲感傷若夫不爲永王所污而受嶺海之竄  
非有射洪之富而爲獄吏所執酷哉此寃貫于彼蒼我  
携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友朋之誼莫施  
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窆藏烏序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烏序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  
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謙輕  
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了翁公  
之古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  
還朝沈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開閭虛左起

迎執筆玉堂開卷適英三月初吉始畢文衡將授以時  
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診疾予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  
有恩言寬慮膏神衆願有瘳起而經綸柰何蒼天奪此  
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爲將明民有利  
害誰爲罷行吾黨之士誰爲統盟後來之後誰爲作興  
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烏虛萬世之  
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行路嗟驚况侍班聯久親儀刑  
相率一哀心折涕零烏序哀哉

後村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後村集卷第三十四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烏虜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移  
書千里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  
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尚夔晚登政府不  
至家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  
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乃圭謂天無意斯文在  
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  
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

遲今者之還丹旒素帷都人相吊公去安之矧二三子  
父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  
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烏虜昔者聖明尤嚴論人弘毅任重木訥近仁先朝韓  
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剝落虛驕踐履真純  
外無光怪中含至珍擊斝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  
處縉紳戰戰兢兢便便恂恂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  
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相噴脫旆遺榮舉翮障  
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蒼黔映映望青澤久屯及上親政

起公子闔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  
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狷南吹其聲信信授公斧鉞指麾  
三軍火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墮營壯圍莫伸烏虜哀  
哉長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麟歲行甫周  
奪三良臣當宁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  
人之辭其可復聞德人之容再面無因復門一哀有淚  
盈巾烏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烏虜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戶外之履歷歷可數雪深至  
腰愚不敢去尔後學者散無宗主北面它師尊禰忘祖



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雖微肝  
肺畢吐皆昔坐隅教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  
有藁對話有記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  
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強留無味有愧先生  
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將  
待之厚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烏虜幻爲先生  
門生弟子晚爲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紀築  
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祖祭及郊而止墓陵會窆有繫  
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  
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先生不死烏虜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閑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蕭然我已惰  
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  
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  
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鈔纂網羅貫穿曾有  
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空大節偶  
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華顛晚遇端平  
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闈靡勤不宣議  
挈綱維奮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痺攣議抑僥倖杜絕  
拔緣衆方信信公獨惓惓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

文世四  
荅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興船  
寄家蕭寺禪榻茗煙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  
來剝袁一春闊踈驛堠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僊驚呼  
失聲易熱涕漣烏虜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珉  
藏家<sub>遺</sub>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  
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  
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爲給諫  
命有所懸世運艱虞愆人地遭逝者奚憾生者自憐它  
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惑誰祛有瑕  
誰鑄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之峰手營吉原梧楸老

與稚竹可掾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翻  
覆酒奠芻滴淚入泉烏虜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烏虜開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亦  
諫止於邊隙名蚤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訕雖里巷之  
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橫金孰若晚而全璧慨  
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  
塲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虜自我來袁朝  
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偃之室  
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酒尊且餞召駟我

拜手而起賀公深鑿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於寧言猶在耳追記歷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復門一酌感慨填臆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嗚呼早客聞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流涕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虜衆譁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滙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以顯融我獨

齟端平之元微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舍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直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玉謝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唐竟復奚為齊志千古上無統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醜否

祭丁元暉給事文

於虜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煦沫而相親此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箝結果多冠之

舒翹亦鯁論之廟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芽蘖曰  
始謀之輕仇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耻輦悅之  
爲悅寢掖庭之馳封沮戚畹之旄鉞暨批敕於銀臺益  
砥礪於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倚撫於瑣屑其尤大者  
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  
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况平生之  
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襍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別感  
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絕屬留落於江鄉寢闕踈於  
京剡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  
遽奪於賢哲嗟寶鑑之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

長慟愴泉臺之永訣異英爽之來臨歎故人之薄歎焉  
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虜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僊謫墮濁冗端平之  
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  
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  
公著龜相去遠公從婺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  
惓惓欲探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  
益火後一封讀者喑喑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  
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鷄告咎公

之奏篇與訃俱傳美攷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  
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  
董爲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  
少於先儒蓋多難疑晚於時賢不苟和隨成韶文章玉  
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  
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媮我則不  
敢烏喙哀哉

祭崔相文

烏喙昔掾儀真公爲揚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  
歲人物稀踈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

我方困讒駁寔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  
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遂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  
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袞歸清獻琴鶴君實童  
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  
苦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  
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倡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  
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  
恨曷時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  
旋馬之聽我有東芻薄言陳之公其吐諸烏喙哀哉

祖祭崔相文 同諸司

烏虜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台衮以初服終世所謂  
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  
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尚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  
道汙隆方餐秋英忽仆寒松鼇去極搖虎逝山空凡我  
人斯孰不哀恫烏虜高於二踈潔於兩龔國僑之惠史  
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  
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烏虜哀哉

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烏虜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歛衽謂公詞伯及與公  
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

著鞭青雲有徑甚捷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爾  
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薦口當軸  
挽留公力請麾其視遠民略不鄙夷琛臺弄印璽書就  
屏見諸訓詞曰汝廉吏國人景行吾輩得朋合并云始  
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  
人鼎足訝公不來坐聞呼鑿屏樂覆杯疾馳至門不可  
為已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天位不為卑故鄉差  
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歿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穉幼  
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為善之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  
復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烏虜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 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異他人類  
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嗇縻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  
大槐如炊黃梁費胡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烏虜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證上婁易鑿公相最  
晚公力孔瘁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  
顛且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  
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謹諱  
啓擬汲汲延納謹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否是

非公每犯嚴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  
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衣素  
馬歸第猶闕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  
後薨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畛域截  
然此夷彼惠文靖歿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  
公於二公髣髴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  
寔富春泓然三號眇矣百身空懷如翼莫竭毫髮欲報  
舊知尚堅晚節烏虜哀哉

祭顧君立文

嗟嗟吾子介特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

自復齋如子實踐幾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于館語常  
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  
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  
我去子留臺聞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  
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醫子達此理胡為  
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樂未久區區寸  
祿取之甚微榮榮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凜凜如在  
卑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友朋於子後事敢  
不竭情斂首足形返柩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  
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亡歆此東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鸞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  
于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子與孟光挾以自隨昔處  
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弗諷于龜僕初聞時且駭且  
疑人無根蒂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  
抄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  
里相弔失聲齋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猶有一幸稍寬  
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螭茅花滿  
山熱如蒸炊苴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匱返殆天扶持  
自少相依三紀于茲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



歿合睽福勝西樓翁仲壘壘子復逝矣舊人愈稀存者  
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懷昔如何勿悲我有雞絮漬以一  
卮老眼久枯滂然垂淚扶懶醉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糝糠高為虞美次  
為督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僵小為  
申白大為禹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游于  
鄒其視觀廟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侔汾陽晏子之裘  
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  
謝招麾晚而采剛彼皆倒逆此不眊荒古有大老非公

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後世之  
歌音節慨慷曷不愍遺頽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  
誰繫我足屣其車箱諸子謂我蚤登門墻葬有日矣俾  
為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投業河南之門爰及黔齋學  
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箠和填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  
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  
言麟莫羈係鳳肯啄吞或勸少貶傷鼠嚇鷄法從非貴  
方面非尊紫詔上雍頻䟽扣闥身不敢私君不可護本

懷止足矧迫耄惜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  
之園徒倚茂密掬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  
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轡  
每奉談麈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調父  
伏丘樊孳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殄瘁  
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烏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  
權門鋒誰其侶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多乘驄內而  
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衮鉞之崇大者廷諍小亦囊

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  
身如斷蓬客有餞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任龔公  
獨感慨惻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客言未諒  
余衷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  
南大江之東觚稜雖遠節森尚雄帝曰公歸潦霧颯風  
俾典曲臺古鼎編鐘方際休明儻罹閔凶平生大節忠  
其最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臞不  
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  
礪少忝交游晚叨寅恭辛丑登高魁結之峰嘗舉別酒  
澆磊魄曾歸相後先各未衰癯犢可負轅奴可宿壽彼

盟未寒此興亦濃聞六月訃為三日龔壁屢顛矣士曷  
悵懜譬舟沉矣孰濟不通我有長劔欲挂短松父病着  
床寸步需筇抱此一歎殺憂無怵死者可作吾將誰從  
往此東芻敬告哀恫烏虜哀哉

祭百五姪文

惟汝幼而穎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兼  
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  
頗富見聞問出篇什內順尊老外敬友執麴衆恂恂向  
學汲汲譬如弁綈舉武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笈婦妾  
方姪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帶下腸滑

漉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琅勢已岌岌及凶卦遽傳  
安書猶濕嗚呼父兄望汝弓冶是襲交遊期汝朱紫可  
捨何物恠鬼奪汝之急汝翁喪汝佗條鬱悒雪涕箋天  
求解縻縲夢寐立園厭苦原隰汝婦得雉頭角奮螫飛  
書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夜髻婦嘆宵熠汝兒汝女呱呱  
以泣喪車言歸六親咸集橘柚弄色蟹蛤吐汁有酒在  
尊曷不鯨吸先人舊廬汝翁所葺汝復何為過門不及  
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塵人如捉月僊繼客京城初

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鸞鷲後牧宜春握手悲辛君赴  
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今也鰲  
黑約君襟被話舊對床數日不來聞君背瘍亟走視君  
骨見衣表君於去來曾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君  
如師曾僕慙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衣足附身衾亦  
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椁竿奉君之匱歸于家山龐公妻  
子猶隔瘴霧迎挈之責僕敢不助屬有官守祖君江湄  
烏虜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烏虜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

稀一門而並沂參周朱遠沂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  
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明辨博  
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訥森嚴  
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  
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殘賸蓄以深厚  
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召加璧之聘謂  
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實定又疑語直遂忤  
文靖垂登諸梯忽落于阱孰能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  
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羣馬旋濘維君屹然鐵壁萬仞  
寧黃折鐺肯顧墮甌九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

蕭雪鬢堂屏觴巨庭絕筮榜辦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  
燕喜有僧苦硬未嘗乏興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  
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書至  
肝鬲傾盡首叙契隨末言疾疢上畀君節七聚相慶子  
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使來諗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  
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  
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  
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搗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職一老不愆  
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屢推棟梓航  
失纜石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計心折淚迸強作  
君謀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東芻君儻來  
聽烏虛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墳箴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兄生  
而相依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惠  
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官分巢析炊其間歲月儵合忽  
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闥我坐狂瞽  
晨招莫毫兄益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逢時曾  
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慈兄與居厚實先

得歸我亦復召鼎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爲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翰無爲有師以不飢縣譜尤高百年之思刀筆平視蘇綽穆之鞭笞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閉七菴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庠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媼謂言後凋詎意早茂兄志不達生曾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項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亡姬蕭然

房帷閉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齋咨追記曠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原鴉折飛廣陵之操遂絕于茲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事繫維往此辦香瀾沈涕淚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虜楚龔之死已瀕耄耄有一老父踵門來吊比之膏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雷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爲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揭兩曜計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問誰式新阡誰

表聊持束芻履此清醮烏虜哀哉

乙津寺



村集卷第三十四

乙津

天